



# 透过“破晓东方” 迎来“新世界”的曙光

◆ 毛时安



《破晓东方》剧照

《破晓东方》取材于已故军事专家刘统教授的心血之作,“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纪实文学《战上海》。全剧以一种恢弘的气势拥抱历史的满腔激情,抓住了“战上海”不同于其他战争的“特殊气质”。以生动的艺术叙事方式印证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预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战上海,不同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大兵团野外运动战、攻坚战、阻击战,没有千军万马的冲锋陷阵宏伟场景,也没有渡江战役的炮火连天千帆竞发的壮观。《破晓东方》是中国革命史诗的一种特别显现。它的牺牲和惊心动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战争外在的金戈铁马,它是光明和黑暗,前进和倒退,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破晓东方》以如椽大笔清晰勾勒展开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推倒了特务奸商沉湎一气囤积粮食、棉纱、煤炭“两白一黑”阴谋,抗击国民党军队轰炸发电厂封锁长江口,抵御特台大

风来袭……全剧始终贯穿在毛泽东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陈毅和上海市华东局领导的战术运作、社会各方错综交杂的矛盾冲突,三个维度有机穿插,层层推进,再现了战上海的历史长卷。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雄才大略,是中国从战争到治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一次重大历史跨越。

好的艺术作品,从来不是表象的故事情节堆积,而是对历史和人性的解读。在表象的解读中,让历史的密码浮出地平线。上海解放,不仅是军事的解放和胜利,也是人的解放和正义的胜利,是赢得接收、管理、发展现代城市的大考的胜利。

《破晓东方》以真切的一笔触,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和解放军,是一支在复杂的局面中精细谋划,克服各种困难,获得人民箴食壶浆真心拥戴的智慧之师。渡江战役结束第三天就及时发出35军误闯司徒雷登住所,以及其后出了纪律不到位的“乱子”。俗话说,兵贵神速,我军却是停下追击,丹阳整训,学习了解大城市生活民

的各项重大举措。凡事未雨绸缪。完成了党中央要求的从军事进城到政治进城,军政双赢。不断向全军提出军事、政治双优进沪。甚至为此开展情境教育。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政治,已完全不是当年国民党政府高压专制的训政,而是人民政党、人民军队亲民、爱民、为民的自觉的政治。

最重要的是,《破晓东方》生动而有立体感地凸显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一支心怀人民,处处牵挂着人民的仁义之师。他们宁肯牺牲“不用重炮”。郑连长以生命践行了自己“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牺牲的……”的诺言。毛主席对陈毅说,“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从上到下坚定为人民的理念。金圆券人民币兑换,陈毅对纪南音明确要求“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从城市管理的零经验,通过与市民一起的零距离,取得现代城市管理零的重大突破,上海一战赢得了军事的胜利,更赢得了人民的心。

一部热播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万千追剧人成了“追风者”,他们爱上了苍山洱海边的闲适慢生活,爱上了沙溪古镇里原生态的历史遗迹,更爱上了充满民族特色和匠人精神的白族扎染、白族刺绣和木雕。刘亦菲和李现这两位当红演员用自然的演技将电视剧演出了纪录片的质感,李现饰演的谢之遥对非遗的关注更是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点赞。乘着这阵风,小众非遗为大众知晓,或许这才是“流量”应该用用的地方。

如今,在Z世代触手可及的文娱产品里,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加入到专家顾问团之中,乃至走到台前开启梦幻联动,比如《原神》与上海京剧院花旦演员杨扬合作推出现象级歌曲《神女劈观》。电视剧更是将传统文化视为重要的宣传方向,甚至从剧本策划之初,就已经有意识地将非遗融入其中。刘亦菲上一部电视剧《梦华录》,就带火了宋代点茶;《月里青山淡如画》串联起苏杭、桃花坞木版年画、评弹等多项苏州非遗;《当家主母》展现的是从事缂丝业的女性成长故事……

将传统文化融入流行文化中,越来越不是“附加分”,而成了“基础分”,这意味着非遗的传播愈发了共识。但怎样的联动才是1+1>2的联动?可以想象,电视剧本身品相一般的情况下,即便展现了非遗技艺,或者剧情本身就在讲述非遗行业里的故事,也很难摆脱借壳卖壳恋爱之嫌。那么,作为副线剧情的云南非遗在《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走红,其实有两点值得借鉴。

首先,面对非遗传承难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剧中以一对木雕师徒各自面对的困境展开,行业的困境浓缩在个体的困境之中,虽是讲述非遗行业,却也是普通人在各个行业都会

面对的,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一边是师父带的若干徒弟因为坐不住冷板凳跑了,师父却还在坚持纯手工制作,原本谈好的酒店木雕装饰画订单也因为机雕画更便宜面临取消;最后一位不受师父认可的徒弟夏夏,渴望到大城市去闯荡,也希望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暂时辞别了师父。

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发展,写得比主线剧情更具有戏剧冲突。李现饰演的返乡创业的投资人谢之遥,用商业上常用的讲故事的方式为酒店老板找到了购买手工木雕画的理由,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品牌必然离不开一个好故事,非遗装饰画背后的匠心自然会为酒店无形增加了历史沉淀与创始人的审美体现。而夏夏也因为被网友诋毁后无奈回到家乡,开始安心学手艺,跟着师父学木雕。

除了这份亲切感之外,非遗的展现在《去有风的地方》里充满了当下感,在风口之上充满了活力。剧中旅游博主来到云苗村的景点打卡短视频,不仅带动了网友到此地旅游的热情,而且带动了电商经济和非遗热度,和电视剧播出后的效益如出一辙。夏夏的木雕直播间因为网红的推荐,几十人的冷清场面一下子涌上了万人,谢之遥也派出专业视频团队对这对师徒进行包装,拍摄出了爆款视频系列“师父再打我一次”,别说剧中爆红,就算放在现实世界,这样的策划能力也一定能捧红更多非遗传承人。

更何况,在云南这样一片充满原生态风情的土地,观众天然会对传统的非遗文化产生一种期待,就像剧中刘亦菲说的那样,外地游客既然来云南了,不是想看那些有钱的人工景点吗?是好演技、好故事与好角度相结合的,好演技、好故事与好角度相结合的,这样的“组合拳”让云南非遗破圈,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 非遗乘着电视剧的「风」而红,双赢!

◆ 赵玥

# 万物既伟大又渺小

## ——从土耳其大地震想到的灾难片瞬间

◆ 华心怡

他们,寒夜里苦苦等待,等待在废墟中被发现。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余波未完。永远没有机会说出的遗憾,永远来不及给出的答案……遇难的人数增加,再增加。土耳其全国哀悼七日,全世界的救援队拍马赶到,所有人为之揪心。总有些事情,让我们深深感到,人力所不能及,无助无望。

自然灾害,用影像还原,记住逝去的事,记住逝去的人。影像还原的,或者构画的,不仅仅是“穷凶极恶”的大自然邪恶力量,还有太多鲜活的人,他们面对灾难如何自处。人啊人,人性啊人性,有伟大,就有卑微。文艺的功能,也是最强的功能之一,大概就是通过各种方式的刻画与呈现,使我们甄别善与美,从而向善向美。

警醒世人

说起灾难片,就不禁想起由海伦·亨特主演《龙卷风》。凌空飞舞的汽车与动物,犹如雨下的断木与残瓦,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人类与自然对抗的坚强意志力。《龙卷风》是最早用电脑完成的大制作灾难片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其特技场面大、音响效果强,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而在人们心目中最出色的灾难片,大概要算2004年上映的《后天》。影片讲述了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两极冰川大量融化,使得高纬度地区气温下降,引发全球气候异常……最终,地球进入到一个新的冰期。龙卷风、海啸、地震在全球肆



虐,整个纽约陷入冰河的包围中。

罗宾·艾默里奇以擅长拍摄科幻灾难片而著名,他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镜头里那些砖头大小的冰雹、巨型龙卷风、数十米的海啸、极端的低温……充满视觉冲击的一幕幕,是希望能够警醒所有人,谁又能保证并不遥远的“后天”也同样安全呢?爱护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给予我们重击时又能不惧不休,用人类的意志和智慧与之搏斗,才能创造一个相对理想的和谐世界。

直击人性

地震也是人类之痛。单单是中国,邢台、唐山、汶川……都曾以血祭。以地震为主题的影片也不少,国人最熟悉的应该是冯小刚拍摄的《唐山大地震》。地震是背景,人性是主角。影片以一个村庄热闹忙碌的日常开篇。一家四口,男人在外打拼,女人操持家务,一双儿女,平淡的幸福。但地震这个恶魔到来了。建筑像枯叶一般脆弱不堪,街上逃生的人们像蚂蚁一般渺小,生命的消失不过一瞬间。姐姐方登守护着弟弟,就连

被压在水泥板下都呼喊着弟弟,交代他保留体力。正因为女孩的单纯明亮,更显得之后妈妈选择救弟弟而放弃她变得愈加悲伤心酸。她听到了妈妈的选择,她面无表情地失声痛哭。戏剧性的是,方登在意外获救后被人领养,待重新相认,生母跪在了她的面前。

我们如何选择,两个孩子,如果一定要舍掉一个,该是哪一个?许多人在观影中向自己提问。地震后,房屋重建了。但每年的那一天,夜晚的道路上都是烧纸的场景,多少家庭就此破碎,多少心愿就此破碎。

灾难面前,人是渺小的,我们能做的很少,但人又是伟大的,我们并没有停止去做。救援、疏导,冒着生命危险去搜寻、去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给予身体上的支撑、心灵上的抚慰。自然,一定会会有惨绝人寰的牺牲,但危难时刻,全世界手拉手,心连心,就筑起了不可攻破的万里长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愿望中寻找希望,在活着的人们像蚂蚁一般渺小,生命的消失不过一瞬间。姐姐方登守护着弟弟,就连

# “断舍离”过时了? 生活美学不该千篇一律

◆ 徐佳和

以《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风靡全球的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因为有了三个孩子,最近已经放弃了整理自己的房子,“我的家很乱,但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这样做也没什么问题。”近藤说,“最终的目标是每天激发快乐,过上快乐的生活。”

近藤麻理惠的“不整理”,其实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当所有的社交媒体上一律呈现整理得十分“完美”“笔直”“分类细致”的生活环境,家装只用大面积的白色+深浅不一的褐色+雾霾般的灰色,这些性冷淡色系的用具,甚至连厨房里的调羹都摆得横平竖直,互相之间保持着一模一样的距离,拍出来的照片都是一张图片里只出现一件东西……我觉得,现在流行的应该是Be Real——反对完美的千篇一律的假面,为带着缺憾的真实高唱赞歌。因为在一个模仿无处不在的时代,“混沌美学”意味着“无法复制”。

曾经在“极简就是清醒”的定义之下,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忙不迭地一边买一边扔,生怕家里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更怕一不小心变成旁人眼中“被消费主义洗脑”的糊涂蛋。还有一些让人夺人眼球震惊的标题,比如“一周时



间,扔空了三分之二家”“我的家里空无一物”,具体呈现出来的居家环境看上去比酒店还精简。

给生活做减法,控制物欲,回归自我,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然而,“要是乱糟糟的桌面意味着杂乱无章的头脑,那空桌面意味着什么呢?”——这话可是爱因斯坦说的。

史蒂夫·乔布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吐温,这三位绝非遗随逐流人云亦云者,他们无比享受自己独一无二的做事方式,他们那乱而不落俗套的桌面说明了他们的标准。看似

是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遗留的痕迹与证明。

文章开头的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为什么在有了三个孩子之后自觉放弃了“整理”,转而觉得“乱”也很快乐?因为极简,其实是一种容错率为零的生活方式,当你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游刃有余“有余”。何况有朝一日有了孩子,还是三个的话,“囤货”便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真正的极简,归根究底,是要整理好精神世界,而非具象化简单化为实际物品的增减;不能在陷入空虚时用物质来填满生活的缝隙,遭遇混乱时又用简单粗暴的“断舍离”,来实现“清理”。

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曾谈到过自己对“断舍离”的看法:“归根到底要清理我们的精神……真正不混乱的人,他是不需要‘断舍离’的。如果生活里有很好的精神结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去做什么,就不需要人为地去树立自己‘我一定要如何如何’。”

就像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审美势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冷淡极简也好,热烈混沌也罢,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各有所好,你觉得开心自在就好。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评”

# 学艺术学瞎了?

◆ 林明杰

林距离

幸亏在自媒体平台上,艺术并不是一个很能挣流量的话题,否则的话,啥都不懂开口就来指点江山的人更多。不过,啥都懂的人说的也未必有道理。

前不久,朋友转来一个视频,一位气宇轩昂口若悬河的艺术博主在鞭挞一位著名现代艺术家。博主明显是专业出身,知识积淀不俗,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他列举了大量艺术史上的名家大师绘画风格、技法 and 主题、形式,来质问所针对的那位艺术家:哪条都不沾边,哪点都不能跟他们比,垃圾!

富于煽动性的口才和渊博的知识,一旦方向错了,更容易误导公众。

这让我又想起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著名观点交锋。翁方纲质问刘墉哪一笔是古人的,刘墉反问翁方纲哪一笔是自己的。

专业艺术家与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区别在哪里?

业余爱好者若有几笔能似艺术史上的名迹,就很值得夸赞了;但作为专业艺术家则根本不值得一提,他更需要的是——有“几笔”是前人所没有的。

那位博主虽学富五车,但他对艺术的认知仍停留在业余层面。

老子《道德经》说“五色令人目盲”。因为人很容易被外在的东西迷惑,而疏忽了事物本质。学习艺术也如此,很容易学“瞎”掉。艺术史上纷杂的作品,炫目的色彩,奇妙的样式,如雷贯耳的名头等等,都会让我们沉迷其中,而忘了自己去学习了这一切的目的何在。

不同的人学习艺术的目的和方法是不同的。

作为业余爱好者,重在欣赏和理解;作为艺术史学家,重在史料上的穷尽掌握和钩沉索隐;作为艺术创作者,重在在前人的实践中找到启迪和力量,开拓新的艺术疆域;作为艺术批评家,重在从

浩瀚的艺术史个案分析中找到艺术发展的规律,并对正在发生的艺术现状进行评判——其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如同火眼金睛一样,鉴别出艺术家是平庸的拼凑匠还是富有创造性的开拓者。

艺术无常。它在人类不同的文明阶段,有着不同的形式,起着不同的作用。它和科学一样,是人类应对环境和自身缺陷所进行的努力。我们不能用商周的青铜器标准来质问宋代的瓷器,我们也不能用古罗马的雕塑来要求古代中国的造型艺术。环境不同,时代不同,我们不能用古人来苛责今人,也不能以今人来嘲笑古人。宋代的瓷器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与青铜器的审美截然相反。如果说,商周青铜器造型艺术是一座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宋代瓷器造型艺术就是另一座可以与之媲美的高峰。如果宋人都像那位艺术博主那样死读书,偏执于艺术史,那就无从谈起了。

# 这边高歌“大江东去浪涛尽” 那厢低吟“佳人相见一千年”

## 让你走近一个更真实的苏东坡

◆ 刘欣琛

面团人”,“爱憎分明,是非明确,乃是历代大文豪的显著特征。爱一切人是假爱。爱是什么?爱就是恨。爱是价值所系,价值与非价值,势同水火。对邪恶宽容,就是邪恶的帮凶。”对于小人,苏轼是嫉恶如仇。我想,苏轼为吕惠卿所写制词的失实,很可能正是他愤怒的体现,在激愤情绪之下记错了事实。如此,更显得苏轼真实。

对于苏轼诗词中的情爱,与其他一些学者欲言又止的态度相比,作者并不忌讳,而是将之深刻呈现出来,“理解人性,最需深入”。

如对于苏轼的《三部乐》,作者指出:“学者们对《三部乐》的阐释大都语焉不详,顾左右言它,似乎为贤者讳,却露出封建尾巴。”进而分析出苏轼在作品中

对王朝云的爱意。再如对于《洞仙歌》中“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叙横鬓乱”,作者赞叹“热恋中的苏东坡出此情色语,真不减柳永张先”;对于其中的“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作者认为“这想像画面的细腻程度,不亚于白居易写《长恨歌》”;对于《浣溪沙·端午》中“轻汗微微透碧纱,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作者感慨“佳人相见一千年!苏东坡的爱情家放语,并不减黄州赤壁‘大江东去’的歌唱”。

关注苏轼的情爱并非猎奇,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作者表示,“元丰五年的苏东坡,创作如此之丰,词赋如此出色,名篇、名帖、名画、名著、名尺牍一大堆,其中一大因素是热恋”。如今有不少作品强调了苏轼被贬经历与其诗词创作之间的关系,对于女性对他的影响却关注较少。刘小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